

## 四代人的信仰历程（五）人间天堂

微尘

阿明到了镇上，娶了游寡妇，又做了上门女婿，挑起游家的大梁。他起早摸黑地干活，省吃俭用，攒钱开了家诊所。他没读过书，吃过没文化的苦：当兵，升迁轮不到他；在广东做上门女婿，不会写信跟父母说一声。游家几个孩子虽不是他亲生的，他也鼓励他们去上扫盲班，认几个字。游奶奶见媳妇和孙子有了依靠，放心地走了，教会为她做了追思礼拜。

过了一年，妈妈生了我。爸爸（阿明）在老家抱上自己的孩子，特别开心。大姐出嫁了，嫁了个不信主的，很快有了孩子，比我小一岁。大哥要结婚，家里没房子，爸爸带着大哥二哥搭了一间棚屋给他做洞房。大哥娶了一位信主的姐妹，两人礼拜天上教堂。爸爸家的人喜欢拜拜，观音妈祖宗关公祖宗啥都拜，生怕拜漏了，得罪哪路神仙，错过福气，招来灾祸。妈妈跟着爸爸拜拜，不上教会了。

乡镇办的公共食堂，大家都去吃，敞开肚皮吃，吃得可饱。书记说，台湾同胞没的吃，只能啃香蕉皮；美帝压迫下的人民身在水深火热中，没吃的没穿的；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活在人间天堂。

妈妈又生了三个弟弟一个妹妹，我们兄妹十人，六男四女，我是老六。爸爸有点钱就攒起来，舍不得花，留给三个哥哥结婚用。两个姐姐出嫁，爸爸妈妈把喜事也办得体体面面的。邻居都说爸爸待游家五个孩子像亲生的，妈妈苦尽甘来，有福了。

爸爸诊所的收益渐渐少了。有些老乡来看病，没钱，爸爸也给他们看，还给药，所以赚不了什么钱。公共食堂的饭给得越来越少，吃不饱；后来，米饭没了，只有粥，喝了肚子饿得快；再后来，粥越来越稀，人越来越饿得慌。家里也没吃的。妈妈的奶水断了，二弟营养不良，病了，死了。三弟营养不良，病了，没挺过来，也死了。

小妹也营养不良，得了急性黄疸肝炎，家里没钱给她治，只好拖着。直到她的病重了，脸很黄。爸爸妈妈带她上县医院看病，我也跟去了。家里孩子多，妈妈照顾不过来，我比小妹大五岁多，从小带她。小妹不喜欢医院，哭着对我说：“阿姐，带我回家。”我抱小妹回家。第二天，她死了。

那年，我九岁，已经记事，小妹的模样和儿时的那些事至今都记得清楚。我懂点事，又不真的懂。我家住镇上，叔叔姑姑都在农村。村里的老人说，以前年成好的时候，肥田能收五六百斤稻子，瘦田也能收两三百（编者注：那是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前的产量）；人吃了还有余，每家能养一头猪几只鸡。我学了数学，知道万比千大得多，千又比百大，就想一亩田产几千斤一万斤，比以前的几百斤多了很多，怎么却没了的吃？老人说以前每家养一

头猪，我没见叔叔姑姑家养猪；鸡每家一两只，下的蛋可金贵。爸妈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，做粮站站长的三叔来了。我就傻傻地问他，“那么多粮食，为什么大家饿着肚子不吃？”

“那么多粮食？都是假的！”三叔和大哥包好小妹，准备抱出去埋掉，严严地叮嘱我，“不要出去跟别人说。”

假的？说假话要死人，为什么还说假话？

我不明白。

妈妈整天哭，想不明白：以前战乱，她和游奶奶一老一少两寡妇，五个孩子拉扯大了；现在新时代，他们两口子吃苦耐劳，前面几个孩子都大了，成家的成家，没成家的也都能干活了，后面五个孩子丢了仨。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人间天堂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么？

她病了，病得厉害，吃什么吐什么。爸爸看不了她的病，带她上县城，县医院的医生也看不了。过完年，爸爸借了点钱，带妈妈去一百里外的福州看病，省医院的医生说妈妈活不过那年的端午节；又说有一种止痛针，他们轻易不给病人用，现在可以给妈妈打，减轻她的痛苦，让她能吃点东西；回家后，爸爸自己给妈妈打针，每天五六次。从福州回来，爸爸给妈妈买好棺材。镇上的人对我说，你很快就要没娘了。

邻居来了，责问妈妈，“你以前是属神的人，怎么离弃真神，去拜偶像呢？”又劝爸爸，“我们信的耶稣是大医生，你求告他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！”爸爸说，要是耶稣能医好正金，我就信他。

爸爸信了耶稣，仍旧给妈妈打针吃药，还偷偷地烧香拜菩萨。

端午节过了，妈妈没死，但疯了，说疯话。院子里有口井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妈妈都用井水把自己浇透，浑身湿淋淋的。小孩子见到她，就尖叫着躲开，大叫疯子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两天，一月两月，一年两年，三年。

爸爸请道士来家里做法场，驱邪赶鬼。道士嘱咐爸爸：哪些日子家里哪扇门哪扇窗不能开，哪些日子家里哪些家具不能摆在哪些位置，哪些日子哪些事不能做。凡此种种，讲究很多，爸爸都小心翼翼地遵守，叫我们也照着去做。妈妈却不见好转，爸爸渐渐怀疑道士说的。

每个星期，邻居都带几个老弟兄姐妹来为妈妈祷告。刚开始，爸爸脚踩两只船，也跟他们祷告，也求菩萨请道士。后来，爸爸发现拜菩萨请道士不管用，还得花钱；祷告也不见效，但至少不花钱。他就渐渐听进去老弟兄姐妹的话。他们说，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忌邪的神，憎恶他造的人拜偶像。爸爸把家里的偶像一个一个全都清理了，可妈妈还是不见好。

一天晚上，老弟兄姐妹又来为妈妈祷告。那个邪灵借妈妈的口说话了，“你们每次祷告，都是折磨我。我想走，不想留住这儿。可他们非要留着我，不让我走。”

“你家里还藏着偶像？”邻居问。

老弟兄姐妹瞅瞅我家，空荡荡的，除了几样简单的家具，没东西。这几个月，大家在家里走了不知多少圈，边走边祷告，要洁净这个家，看得见的偶像都除掉了。但爸爸真要藏什么，哪会让他们看见？

爸爸低着头，犹豫了很久，开口了，“有！藏在我的诊所。”

二弟没的时候，爸爸想起那个老和尚，心里非常害怕。老和尚曾叫爸爸起过三个誓：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，一辈子只娶他女儿阿秀一个，不回福建老家。老和尚死后，爸爸违背了第三个誓言，回福建老家看父母，没见到爷爷奶奶，见到两口棺材。叔叔姑姑们出于私心，扣留了爸爸，又把我妈介绍给爸爸，爸爸娶了我妈，违背了第二个誓言。爸爸开诊所，想过攒点钱，有机会去博罗看阿秀和孩子，弥补一点他良心的亏歉。他还没攒够钱，户口政策出台了：乡下人没有介绍信，进城住不了店，买不了吃的，连车都坐不了。我妈是城市户口，我们兄弟姐妹随妈，都是城市户口，就我爸一个人是农村户口，在那个年代不好出门，只好断了去广东看阿秀和孩子的念头。他小时候听老人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好奇王母娘娘怎么那么大的法力，梭子一划，就出来一道天河，把牛郎织女分开。等他过了不惑之年，才知道王母娘娘的那点法力跟人的没法比。爸爸想起老和尚，想起他起过的誓，想到他背了誓，害怕菩萨报应他。

三弟没的时候，爸爸愈发害怕。老和尚要他对着菩萨发了誓，他背了两个誓言，丢了两个儿子，这不是报应是什么？爸爸传统观念重，怕绝后。他在广东还有儿子，但不姓刘。在老家的几个孩子跟他姓，可是三个儿子丢了俩，剩下的那个儿子要是再出点意外，他不就绝后了？老和尚曾给爸爸一个寓意，要爸爸发誓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。那个寓意让爸爸想到一个好主意：悄悄去庙里为大弟求个香火袋，许个愿：让大弟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，菩萨不就保佑大弟一辈子平平安安吗？

小妹没的时候，爸爸愈发相信菩萨会报应。他辜负了阿秀母子仨，这不菩萨拿走他三个儿女。他把为大弟求的香火袋藏得紧紧的，还有他那个寓意。妈妈没有发疯的时候，听爸爸讲过、也听叔叔姑姑说起过阿秀的事，跟爸爸吵架的时候总爱搬出阿秀：你去广东找你那个老婆啊，她聪明能干，长得又好看，生的孩子还会读书。爸爸后悔告诉了妈妈阿秀的事，把寓意藏起来，没告诉任何人。大弟的香火袋更要紧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

这是他的秘密，他和菩萨之间的秘密，没人知道。可是，这些人信的神太厉害了，连他这点不为人知的秘密都不放过。

“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大！”老弟兄姐妹说，“我们的神是真神，比所有的偶像都大！在他的爱里，你不用惧怕。”

爸爸拿出那个香火袋，还有那个寓意，老弟兄姐妹扔进火里烧了。

妈妈不疯了。这回，爸爸真的信了。

破四旧开始了，圣经被毁，教堂被砸，被没收。爸爸跟妈妈商量，请大家来我家里聚会。先前孩子多，爸爸和大哥加盖了阁楼。现在孩子少了，二姐也出嫁了，地方空出来，教会就在我家阁楼上聚会，一聚十几年，直到那个时代过去。那时，我念四年级，后来又读了一年才辍学的。教会里，我书读得多，最有知识。大多数人不识字，不会唱赞美诗，我就教大家唱赞美诗，有六个字一句的，也有七个字八个字一句的。虽然我不识谱，但认得字；就是遇到不认得的字，我也会长字念半截短字念半边。我就这样在教会里教大家唱赞美诗长大的。

我的家乡湖南镇在福州南边，靠海，与台湾北边隔海相望。小镇与台湾中间有个小岛。一天，岛上有人请爸爸去看病。爸爸当年跟老和尚学医术，除了接骨，最拿手的就是老和尚传授的专治不孕的单方。福建人传宗接代的观念重，谁家要是没孩子，特别是没男孩，可是件大事。岛上有两户人家媳妇不孕，来请爸爸。

爸爸刚从岛上回来，公安局的人就来了。